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十五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中書舍人曾公



名輩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為太

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兼判官諡院嘗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不踰月罷

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召判

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入對留判三

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勾編脩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

四月擢試中書舍人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卒年六十

五

為通判歲飢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

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乃富人使

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

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為平又出錢粟五萬貫

民為種粮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辭文類公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茲強盜賊而竟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

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

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

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

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与袍帶酒食

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

智力兼人公外視章顯實欲推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

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

州郡肅清逝

公在齊會朝廷亦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

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

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

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捐役人以紓民力

在齊民
用不擾

中書曾公

施无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遊留夜乘間乃得去遊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与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与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别与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摠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无留事囹圄屢空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行述

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无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与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行述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文名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脩撰近世脩國史必衆選文孝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各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百王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荆

所至郡
今行其
止

記六經閣

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王殊不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九臆書亦六十終不當伯王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於文子矣聞

繼

子曾子初見

神宗

上問曰卿与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

安石勇於有為於於改過

何如對曰安石文李行義不減揚雄然文所以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於有為吝於改過 上頷之讚

自負要似劉向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鷙為奔放雄渾環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挾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為何加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

書益雅重自成一家

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无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日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文字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

翰林學士曾文昭公

名肇字子開中書舍人輩之季弟中進士第調台州黃岩簿居鄭州守聞其賢薦為州教授 **神宗** 召對擢

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 **元豐** 元年為國史院編脩官除吏部郎中遷右司 **元祐** 初擢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陳州應天府七年還朝守禮部侍郎復出知徐州 **紹聖** 初徙知瀛州坐史事奪一

官知滁州徙泰州海州 **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兼侍讀出知陳州徙南京揚州定州 **崇寧**元年落

職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奪兩官徙居岳州又貶濮

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徙台州復朝散郎還居潤州里

第**大觀**元年卒年六十一

王荆公當國數稱公於 **上前** 上見公首問所從李以兄

輩對 上默然

同知太常禮院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无所稽

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祖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

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愷故異論莫能奪其

議明堂配饗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 揚文靖公

尚書筆為集賢校理兼國子監直講脩將作監勅會其兄論市

易事被責執政怒未已遂盡罷罷學士判滯於館下最為閑

冷又多希旨窺伺之者衆皆危之曾康之恬然無愠既而

曾魯公公亮並死學筆撰次其行狀 上覽而善之即日有

旨除史院編脩官 東軒筆

折宗嗣位 **宣和**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為宰

相士多傳時自效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

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行

門下侍郎韓公維回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

件簾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寮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

直既无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

曰維執政為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

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

不必一一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

服耳今 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吾恐

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 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

陛下成盛德不為无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

上問所從之子

知禮院多所正量

滯於館下如之活法

不為世變所移

論韓維口奏不當

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 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 陛下之道也竟以它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臧之

不當
客我

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 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 上悟加覲直

龍圖閣直

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 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

論受冊
外朝非
太后意

殿公奏疏曰伏見 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冊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宇 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徇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切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 皇太后受冊

於崇政殿 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

於崇政
殿上壽

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議受冊於崇政殿仰稱 太皇太后克已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用天聖二年故事三省樞密院特降朝日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 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向於 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未不相稱殆非 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

請罷春
宴

四年春旱其中承季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洪礪上疏曰天畱方作民以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在論議多與二公合異意

滑河通
水南物

大興李
校養成
人才

請選士
以備顧
問

不當與
俱
不當與
俱

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
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
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
制言其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証
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
知潁州

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化貝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
開八丈溝踈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
語誅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
於一州也

移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无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
往來之譽五景不為也乃積公幣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
養成人材為多

初祀南郊有詔曰朕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
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除知徐
州

折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礼有守及
公入對語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
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教之本宜
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調
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御之徒其損益
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

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
譏訕為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苟例轉一官
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
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覲幸免遂與
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
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乃削佃職除公集賢殿脩撰守滁

述行

備轉對之制

草詔求直言

奏議政要百王龜鑑

三省各有職守

元符二年 上皇即位 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

事兼中宣諭曰 神宗在宮中嘗稱曾肇可用召還除中

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 祖宗以來數

詔百官使以次對 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

事功為後世法願 陛下迹 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

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无有所隱

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

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

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

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 上者敷告中外

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 上得盡聞天下事術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

唐陸贄太宗正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撮其大者

別為一書謂之正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无不言言无

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

雖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 陛下退朝之暇紬

繹經史之餘取此一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

此為准庶於盛德有補萬一術

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

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

失故中書言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

治體術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与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

家即奏書 兩宮曰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

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

之事披寫腹心无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 皇太后有接

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繼

得 涵 頤 俱

論 迂 廢 之 制

論 服 制

論 禮 制

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无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初，瓘得罪，左右无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鱗，率此類也。新

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補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

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紕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適英讀史記至堯崩二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二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新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謂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徧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李士第草兄制，惟韓氏與公无此也。士論榮

兼更茶
法不可
為

之漸

朝廷更茶法內侍閭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
守勲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无敢忤其意也

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極言因
陳天人精稷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漸

曾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廼言元
符未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

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
趣者千餘人因追外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

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
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

如也

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粹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
即之則温然可親不問知其為成德君子也與人交无遠

近疎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

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孝於六經百氏之書无所

不究全言盡如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披其華雕繪組織

為辭章而已經論之業善貫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

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

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

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

以言語礼貌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名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浚少有高志年五十為穎上令

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家廬山之陽歐陽公所為賦廬

山高也公年十八試經義說書皆第一釋褐邢州鉅鹿

主簿遷晉州和川令司馬公受詔脩資治通鑑奏請同

力不充
所不充

門不
人淺

有大臣
之風

秘書丞劉公

讀書過
日即成
誦

講春秋

對大義
精詳

如前事
十載事
如前事

其後退

編脩以親老乞監南康酒詔即其官脩書累官至祕書
丞卒年四十七

道原少穎悟俊拔讀書過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
无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客為異十
二三謁丞相晏公問以事道原反覆詰難公不能對京大

碑
帥官屬往聽

皇祐初光為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
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為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
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未
以已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敬焉異擢為第
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公馬
軒
細

道原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
獄道原獨保證之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以
深文峻詆碑

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
舉非所急故近歲文字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
篤好之為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无所不
覽坐聽其談夜夜无窮上下數千載間細大之事如指
掌皆有稽據可考驗令人不覺心服年
紀

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為龜鑑詔
編次歷代君臣事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
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文字臣所得而知者
唯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即奏召之与共修

書凡數年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光蒙成而已計
也
年
序
又
墓
謂
云
道
原
於
魏
晉
以
後
事
尤
能
然
詳
考
證
前
史
謂
云
道
原
於
魏
晉
以
後
事
尤
能

不肖

不可

不可

道原為人剛毅一豪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道原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浸不悅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回語侵之至變色悻怒而道原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頭而道原意氣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三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因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為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為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先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

老不可久留京師即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年十國

道原嗜學方且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美炙冷而不顧夜則卧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嘗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知嘉平二十五年始改建元正舊中之失在洛陽與允偕如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朱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書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日為之駭

紀年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

不肖

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
道原曾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
如讎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枏以多
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
直之士矣針國紀

道原家貧至無以給言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
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膏之固
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它人可
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
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
而決之勇矣針國紀

先公言荆公笑劉道原歎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
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力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義
者道原怒形於色曰此人口出妖言面帶妖氣先公每談
此必為笑觀軼史

資治通鑑書成劉秘丞已卒先公上奏云恕於此書功力最
多今編修屬官比曾蒙甄錄推恕身亡獨未霑恩伏聞仁
宗朝黃鑑預修三朝寶訓梅堯臣為編修唐書官皆未及
立書而卒後特官其一子乞依此例與恕一子推恩又乞
以利成通監賜其家朝廷皆從之道原子義仲有史李
能世其家先公待之如子姪觀軼史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丞相蘇公

名頌字子容泉州同安人後徙潤州丹徒中進士第歷
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南京留守推官皇祐五年召
試除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編定集賢院書籍出知
頴州提點府界縣鎮公事淮南轉運使 神宗即位召
脩起居注推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罷歸班出
知發亳州應天府召判三班院後出杭州元豐初權知
開封府降知濠州徙倉州召判尚書吏部元祐初授刑
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講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拜尚書
左丞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八年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出知揚州改中太一宮使 聖宗四年以太子少師
致仕 徽宗初遷太子太保 建中靖國元年夢年八十

一

更定戶籍

施設非所及

知江寧府江寧縣事建業承李氏後放籍賦輿比日無法制每
有發斂府移追擾吏係縲於道公至則曰此令職也府何
與焉每因治訐勞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
老更定戶籍民有自占不寔者必曰汝家尚有某丁某產
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一縣以為神明又為剷革
臺榭更設條教簡而易行諸縣取以為法它日諸令長造
門領縣民拜廷下謝曰此曹獲免追逮皆公之賜也民有
忿爭者至誠諭以鄉黨宜相親善意若以小忿而失歡心
一旦緩急將何賴焉往往謝去或至半道思公言而歸縣
以大治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皆於部吏少許可及觀公
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 神宗 行狀
為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公一以府政委之日子容處事
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復省矣杜祁公老居睢陽一見公
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

丞相蘇公

与杜祁
公客相
以

古君子

以獲盜
多盜者
最

非故事
非故事

公上言
大臨俱
罷

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遂自小官以至為
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
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
中外存歷清要至為宰相遠政退居略相似焉行狀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
公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
除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行狀

公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巡檢縣尉但能捕盜
而不能使民不為盜能使民不為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
務歲課稍虧官佐有罰今良民罹剝劫之害而親民官獨
不任其責可乎行狀

上方勵精為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
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

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

草制詔用下公公言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

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

今安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

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為言且曰格命久將得

罪公對曰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懷姙固

位此尤陛下所當罪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為選人

設文時敏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

以付公固執不行廼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

為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紉人望益重賓客滿門日奉朝請

雖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簪石不充无愠色墓誌

九年以吳越荐饑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
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通市易緡結書聚於公庭夜禁廟院雖

機繁禁
民償責
者先期
而至

將兵謀
反公談
笑自如

使北虜
對冬至
日中理

問虜中
山川形
勢

虜叛服
不係中
國盛衰

京師須
彈壓

上問卿
誰氏

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一日燕有美堂聞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密諭兵官捕首領十數軍械送獄中逮夜會散而坐客不知也 行狀

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川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之日夕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異之意者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衰有數也

上曰虜自耶律德光至今何止百年公曰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正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夷狄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 上深然之 行狀

祖父尹開封頗嚴鞭扑以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亳穎卧治之比 談訓

祖父知滄州陞辭 上曰朕每欲用卿輒為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 上問卿母誰氏祖父對曰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之女 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祖父對曰從易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父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漆餘見錢過嶺 仁宗皇帝問之權知制誥 上曰其清

丞相

華戎會
信錄

今之魏
相

不得選吏
不得逞

講讀官
日進漢
唐故事
一條

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
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談訓

祖父元豐中自滄州被召備官制陞對曰 上曰更欲脩一

書非卿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
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爾來脩書者遷延歲月不

肯早成然此書浩大以卿度之何時可畢 祖父曰恐須
一二年可矣 上喜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

成賜名華戎會信錄表篇上 上讀序引大喜曰正類
序卦之文談訓

文潞公嘗謂祖父今之魏相也所謂好觀漢律今便且章奏
可以斷國論矣談訓

公前後掌夫官四選五年是時君法行吏無所觀每選人改
官京朝官使臣關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

瑕故為稽滯公教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
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

案牘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
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巡白都堂故士大夫受

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行狀

公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史官所記善惡咸
備乞詔史官與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百主所行日進數事

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一條公
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

行狀

公自與聞國政務在奉行故事使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
授任杜絕僥倖僭差之原深戒疆場之巨邀功生事每朝

堂論議接古證今出入經史所未安者必力爭之毅然不
可回公天資仁厚字量閑博喜愠不形於色事親孝睦九
族以慈康朋友以義幼自偏東尤謹禮法雖燕居必正衣

丞相蘇公

自來至
戶薄

所交皆
賢傑

造理尤
精

別製渾
儀

議建家
廟

議學校
制

冠危坐家人莫見墮谷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際會所
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
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咨嗟以
為寒素不若也自少所交皆當世賢傑及登顯近務推挽
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性酷嗜李晚歲弥其自書契以
來墳史所載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陰陽五行律呂星
官算法山經本草訓故文字無所不通不獨見於論議文
章必欲驗之實事以扶助世教其於名理所造尤精詣所
至為政務大躰深戒虛名因時乘理而實利及下莫見其
迹既去則人莫不思之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
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知恩而怨讟亦不切
至焉行狀

元祐中建議請別製渾儀因命公提筆公既遂於律曆又以吏
部令史韓公廉曉等術有巧思奏用之且授以古法為臺

三層上設渾儀中設渾象下設司辰貫以十機激水轉輪
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
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行狀

至和中文潞公為相嘗請建家廟事本太常公議以為礼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為廟祭也有由則
有爵無土與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有廟者止於其
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
為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即請考案
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而已行狀

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行藝為升俊之路議貢
舉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先行州縣使有
司得專參詳考察庶幾存鄉卒里選之遺範又請每歲放
進士量留人數以廣制科遺逸之選又謂尚書古之天臺
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 仁宗朝大臣嘗請移審官院

丞相蘇公

對上問
宗子主
祭承重
之義

乞詔禮
官參議

典選銓
綱有條

使上不
忘弭兵
息民之
意

歸吏部二班院歸兵部審刑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而當時議者不深惟其本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員振率綱維俟其整葺有緒然後議移審官等三院還省則南宮故事可卒而行一代典章於斯為盛矣其後詔博士分經以三舍取士兼考行義又十餘年而官制行皆略如公言行狀

嘗因對 神宗從容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公言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傳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眾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勅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也而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而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嘗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也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台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眾子孫之法及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 行狀

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亦心服而去其脩敕令必本大歸為侍讀多所啓迪及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已理有未當亦不苟從 墓誌祖父言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復條奏引古今使 上不志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當今守成之際應之以无心則天下无不治矣 談訓

樞密王公

名叢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奉明經調真定府樂城縣

樞密王公

主簿韓魏公留守北京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州

司機且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知定州安喜縣

宗登極除監察御史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侍御史出知

齊州復召為起居舍人四年除中書舍人權吏部侍郎

樞密都承旨知開封府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徙河陽慶年五十一

嘉祐六年 **仁宗**患詞賦浸淫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公年

十八州舉省試御前皆第一熙寧中韓中獻公留守北京

一見異之辟以為屬張其史

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謂公曰可一往見之

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墓誌

除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得言事公以謂既處言職不得不

言入臺之次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

可以小利失民心且言河北摧蓋之法尚行民受其弊下

貧不復得食因錄大名刻石 仁宗詔書以進且言河北

天下根本自 祖宗以來推此以為惠願復蓋法如故其

後出守齊州復請河北之法行之京東是時方下詔求疾

苦四方之人爭以其情赴朔所由渾於省錄頗致壅塞公

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四方之人必謂 陛下以

空言說之後有詔令孰肯取信墓誌

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

方權給事中即繳錄黃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復下者再

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請對言益切退就閣門復上章論

之繼降手詔俾速書讀中語甚峻公持之愈急復上疏云

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之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

大臣且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墓誌

又言三省胥徒歲優秩月饗食厚祿朝廷每奉一事則論

功計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姑息相承以至於此望

州奉省
試御前
皆第一

呈身御
史

論社稷
安危之
計

言推蓋
之法

論命令
斜出尤
損紀綱

飭勵大臣杜抑傲倖復講治平已前條格循用即詔近臣
裁為十七條今遵行之墓誌

願詔補
諫官

九月除侍御史左右正言又關公上疏國朝做近古之制諫
官置纔六人方之先王已為少今復缺而不補臣所未喻
豈以謂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耶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
耶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詔補諫官無令久虛其
職墓誌

講又田
三德

公以起居舍人入侍邇英司馬康侍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
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時天子恭默思道敬慎未言公
喜聞德音因欲風諫退而上書曰陛下既能審而問之
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不可須臾去者二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
陛下誠能用以脩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臣
職備史官敬已書之於冊以示萬世墓誌

進退帥
自當重

韓寧諸
盜

滕元發自大原易許昌公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當重慎
今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邊帥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
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命遂寢墓誌

為樞密都承旨湖北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公請尊以疆
事委京南唐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
信勿為微倖功賞之意其後終底緝寧墓誌

立逐官
分治之

定五年
十料之

權知開封府開封舊以推判官分左右廳二人共治一事每
有異同或至累日不決官吏疲於公堂罪人困於留繫公
至首立逐官分治之法各人各自伸事以無壅遂著為令墓誌
公常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
多寡為催法朝廷乃立定五年十料之令墓誌

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十百人囊
橐淵藪有不勝究者公密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以無
盜居民開戶而寢供備庫使曹讀以其物產貿易乃緝市

僧稽違逾年止輸其半讀力無償一日開戶外有錢聲
償數皆足讀在念之詢其由乃曰王公公日知府矣公公治
開封不為精神智力如在無事小郡者而老蒞吏自然畏
粟至不敢欺

不次進

六年二月拜樞密直學士發書樞密院事由謝延和 大皇
太后諭曰知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 陛下
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
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用人之際
望更加審察邪正難辨又之少差治亂所繫譟譟載此
林母細餽事更而辨疑官家賦錫而又少進而西曰
陛下今日進聖孝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
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
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人
主血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 二聖深然之公又進曰
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 陛下者不知果有之
否此乃欲深誤 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
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
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
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幸 陛
下常用心於此邇英進讀 仁宗知人事公曰人主常欲
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
然可見 墓誌

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

聖孝在專與勤

因侍講筵奏曰 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應曰看文
字對曰 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孝非
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
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四字是積孝之要願 陛
下特留聖意應而退

同進呈熙河延安二捷報子由躍而前曰近日邊奏稍頓西

樞密王公

謂二堡不可弃

論不可
以七嶮
如与夏

儲祥宮
成願无
故

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商量了
 當意在與之也微中曰不可國家歲以二十五萬銀絹賜
 與在四國當一百萬豈可受侵凌亦須恩威並行余曰形
 勢之地豈可輕議棄上不知與後併得後來不更要否廉
 中曰夷狄無厭劉相亦曰無厭余曰不可一向示弱師朴
 曰看道理如何逐下初蘭州界有質孤勝姑兩堡自元祐
 講和畫界當在我地而西人力爭蓋兼形勢膏腴之利失
 之則蘭州熙河遂危故以為不可棄獨延帥意在與之子
 由自執憲主延帥議故進說如此鑿然充國留屯之所
 六年夏賊數萬寇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嶮堡虜居人
 轉寇涇原及河外鄜州衆至十萬熙帥范育偵伺夏人
 右廂種落大底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此有柔龔公勝姑
 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衆議未一或欲以七嶮經毀之
 地皆与之公言甚力以為不可與賊計得行後患未已且
 損事體取輕夷狄因請遣官諭熙帥即遣戶部員外郎兼
 行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發軍馬支費錢糧帥司一
 切得從便宜不必中覆定遠既成物論為當皆公之力也
 墓誌

儲祥宮成 太皇太后諭曰 先帝以皇嗣難立有此志願
 今 太皇與 皇帝出閣中物營之以成 先帝之志公
 進曰 陛下不煩官不勞民真盛德之美然自古人君常
 以土木為戒此宮既成它日願勿復為也宮成將拜赦公
 曰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泉成皆無赦既對又曰古人
 至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益於聖治也 墓誌
 邇英進讀寶訓至節費公曰凡言節用非謂偶節一事便能
 有濟要當毋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 墓誌
 公內剛外和志其大而略其細或以不義加已不寘念也見
 欺君害民者雖前有鼎鑊必與之較故立朝廷進說無所

回隱不卹已私其人居朝廷執政柄在人望風聽命之不暇公直前犯之雖司馬溫公亦為之言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而公處之自如至于用二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然後已墓誌

公於學無所不窺詩易春秋皆有傳記漢唐諸史略舉成誦動數百言其為文閑深含暢語省而理該尤深得制誥體然平居未嘗見露文采而矜知聞也墓誌

郇國章文簡公

名得象字希言建州浦城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歸化縣稍遷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景祐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明年拜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封郇國公徙河南府以疾引年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大尉侍中諡曰文簡

母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事畧

公自釋褐即外遷間關遠方幾二十年摺紳未甚知者及還游諸公間器就德宗一口六父譽姿表頎茂所至輒傾坐客視上問如接下侃如中陶然粹外頽然簡照通量令不見崖畛天下遂推為鉅人長者蘇軾撰

寶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宗謂曰

先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

無所附麗故大用也事畧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邊鄙繹騷老師留屯上所與閱亦白囊按邊吏才不肖調兵食止一二樞近裁可奉行議者謂三公無不統兵獨大事有不與知方多故時不容偏任天

入下推
鉅人

無所附麗

謂事不
所回忌

居相位
不進親
我子弟

子向其言始命宰相兼樞密使仍進公中書侍郎兼工部
尚書公授使讓還其官在 上前論事或曰盱別白精審
無所回忌時天下承平又器蠶未卒兵耗不登公與呂丞
相共議閱良家子數十萬補完虛籍益市馬充車騎為蒐
教之法付于軍謹脩繕之令督于官減用度之冗謹其財
所以懜威常武紆國庇民者咸見納用 墓誌銘
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 章獻后常遣內侍
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
皆抑而不進然陝西用兵呂夷簡晏殊杜衍范仲淹言病
更秉政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為夷簡既薨及杜衍亦
去位而得象為相如故卒以老辭位云事畧

新纂商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